

高樹大橋

火金星

讓我坐一天溪邊 那有蘆花的橋下 我便告訴你一朵小花
能負載多少真理 怎樣顏色的花 傾訴怎樣顏色的愛情
讓我看一天溪水 有夕陽沈溺的溪水 直到水盡緣為我的吐缺
我便告訴你有多少魚族的想望 及該用多少溪水 來稀釋濃濃的鄉愁
讓我也睡在天地之間 用酒裏發酵的蕭音沈浸我 蒼莽的頭顱 該信此溪
揮趕千里白霧排闥而來凝聚成露 繼而化成悠悠歷史 千里嚙哭而去

不是最雄壯，是最多情；不是最美麗，是最嫵媚；只是最親切最溫柔，只是不寫便覺唐突佳人的一座橋。

靜靜地，靜靜的水聲溫柔，溫柔地覆蓋我，覆蓋我如一層軟綿綿的包裹，而明日我將走，背囊中將盛裝妳明媚多情的千眼之盼。

也許吧，也許只有遊子的情懷才能夠真切底體會與感受吧！當眼於紅霞，滿於霓虹，隨著車速而路轉橋現時，這種不再是哭，不再是笑的感覺之觸鬚，也或許真是只該，只能在溫煦的記憶深處中去慢慢咀嚼了。

有人殷勤送你千里，臉容隨江聲啾嚙而來，是的，或者該泣些江水來吧，也算是一點感激。多情的遊子啊！你又何能抵抗那最溫柔的低喚呢？

水滾著連漪，灑著水花，隨目光遠去，成了異鄉水去濯異鄉衣，而異鄉人終究是過客是歸人，終究是故鄉慘綠少年的回憶。每個遊子的腳上總繫著一條細絲，在牽扯著、悸動著，誰又忘却了那一大片的紅瓦竹籬，誰又忘却了那一大片的綠野平疇呢？

水走了，歷史遠了，如風中灑出的金沙。

昔日的水聲涓涓，昔日父母背著負病的孩子過河求醫，昔日祖先們挑起鹽擔從遠地一步一步踩回，腳步聲依樣鏗然，而我們的心版上早有烙印，不致遺憾。橋，這最多情，最嫵媚的橋便這樣築起，便這樣撑起；或許真的，是該泣些江水以為感激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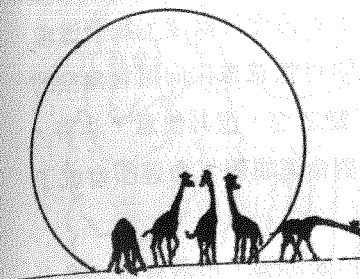
今天，橋上觀水、觀日、觀蘆葦花；橋下放羊、趕牛、嬉逐玩遊，在心中都站滿了橋之千影；橋上車過了，人過了，橋必然微笑，且自有蘆花可拈。啊橋！每根我所撫摸過的橋墩，每根童年所熟悉的橋柱，望著妳斑駁的歲月，如今我也學會沉思冥想，依妳葫蘆，學妳模樣；終究我也瘦成幾柱翹望。而凝水，水不流橋流；而觀花，在莽莽帶憂鬱的招惹；而觀日，也只有這樣寬闊的橋面上，襯滿天霞光的江面為底，才顯得當吧！

橋下的瓜果農作仍依四時起落，而牧童的吆喝也仍是稚氣依昔，我想，此時的墜落怕也是一種無盡喜悅的歸程吧！呵，讓我坐一天溪邊，讓我看一天溪水，呵，也讓我睡在天地之間吧！溫柔嫵媚又最多情的……

清

靜

日



園康

西秀

車票打到幼獅站，却讓車子多跑了一程，各自補了五塊錢的車票，便提著傢伙懶懶下車，真個下車方知路難，一路上迂迴崎嶇的行程，顛頭跛跛的身子，迷迷糊糊的腦子，當一觸上這青青翠翠、冷冷靜靜的山巒的週遭，頓覺了許多的舒服和開懷，許久懷疑自己跌進冰涼的綠染缸裡。

此刻也近晌午，山上陽光並不怎麼強，四周涼風襲襲，好像開了冷氣機一樣，雖然肚子們都咕嚕嚕地鬧著革命，但先找一處樹蔭臥它一臥，喘它一口氣，順便來根煙那是最重要的，於是八隻大腳便開始了蹂躪，蹂躪那些著短綠草衣的乳房般的小山巒，向遠處突兀頂上的稀疏的幾棵大老樹走去，不過早被一群男女的嘩笑聲佔據，只好先選一處離群的樹蔭暫時休息，想即使繞了這麼長的路到了嚮往已久的清境農場，還是免不了對囂聲的逃避，有點心冷，本能地為自己找點安慰；畢竟有人更有資格擁有這份寧謐，也更有資格厭惡那突襲的雜音，終究我只是過客，能擁有的只是片刻，何來的權利埋怨呢？且躺成一份瀟灑，把寧靜在心裏兀自釀著，享受一下吹著涼風不思不想的幸福。

這時，樹旁有幾個小孩，六、七歲光景，一邊拉著風箏，一邊操著土語幾里咕嚕地交談，兀自忖度，大概對著我們說這山頭屬於他們，一種地頭蛇的招搖，一種排除異己的不屑，只是被不很世故地表現出來，但我隱約地感覺到，有一點愧疚，像小時玩大富翁，過界是該給錢的。

而當我們大口嚼嚙著午餐時，他們的目光却都聚了過來，一簇詫異的神情，是種禮貌式的討債或該說是單純的好奇，這有點使我不知所措，只是冥冥肯定一種感覺：像面對自己的過去純白的心靈懺悔，那種經驗又生生栩栩地瞪著你像強迫地向你索取些成長中的許諾，索取些實現或未實現的無奈，鼻內有點酸，眼裏有點水，頭便努力閃避那些純真的視線。

嚼著土司拌牛肉醬，看看牛群却也只在幾尺外低著頭啃著草莖，想想真有點吃著人肉看著人群的歉疚，竟在這牛頭多處，給他們活生生的眼裏一個死亡的陰影，不過倒也為他們慶幸，能在這海拔一千八，有涼風，有山嵐，有美麗俯瞰的山上細嚼些嫩嫩綠綠的短草充饑，那該是一種幸福；真的，我還想跟那隻順意的牛換個位置，同樣緊著緊身的暗赤褐色帶些白斑的毛皮，但我會很貪心地用眼睛吃下極處的綠，那時，也許山嵐就像我吐的煙圈，聚來的霧就像我溫泉浴後帶在周身的，我想，即使最後變成了肉讓別人饕餮，那又何妨呢？至少也算是一種有意義的終止，這還是遠遠勝過沈溺於毫無意義的生活的某些人。

我跟老六自告奮勇，去尋一個紮營的好地方，要高要平要有樹，於是便往牛頭少處走，順著巒腰小徑，有時跳下有時攀上，而不論腳觸手觸這種自然的綠地毯都是一種暢意，不過偶有牛糞擋道，故在欣然跳躍下不得不有點謹慎。踏過一巒又一巒，好不容易，找到了幾棵枯樹黃黃呆呆地站在腫臍的邊邊，頂上平坦視